

只是《选读》对提纲作出的阐述，并非就是提纲。胃家实仅是病理，仅作出重点提示写成“腹满腹痛或时痛”可以，不遗巨细的多写点，也是可以的。

三、从临床角度，应如何看待张仲景的著作

陈永尧同志为了论证《伤寒论选读》对胃家实所罗列的症状是否正确，统计了100例病人，并详细介绍了三例。大体说来，都未离开《伤寒论》的范围。只有郭××一案，已有发热、汗出、腹满、腹胀、不大便三天的阳明证，但服中药泻下之后，症状不见好转而急诊入院，原来阑尾中段已穿孔，溃破处有粪水流出，终于手术后才病愈出院。据此病例，陈同志认为：“《伤寒论选读》‘对胃家实的阐释，似非张仲景立说之意……’”我认为：这就是《选读》在论述胃家实的症状，不加分析，只笼统地罗列现象所引起的问题。若平心而论，这只是写作方法不简练，尚未可厚非。在阳明病的急下证中，不也有一条是发热汗多吗？凡言急下，就寓有预后不良的可能。何况这一病例，仅从《伤寒论》找治法，也是不够的，至少应当结合《金匱》中的“腹满”“肠痈”等篇全面考虑，必要时则应从现代医学中商讨治法。因为仲景的著作，固不愧为后世典范，但若认为它能包罗

万象，任何疾病都能治，这就是否认历史有发展，因而也是不应该的。

四、结语

以上就陈永尧同志所提的问题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其中有相同之处，个别问题也存在着看法上的差别。但总的印象是这篇文章很好。之所以说好，倒不在于问题提得是否都正确，而是因为目前在喜唱赞歌的风气之下，对全国通用教材，各中医刊物尚未开辟评论专栏的情况下，能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为百家争鸣鸣锣开道，这是最值得推崇之处。须知《选读》的缺点和错误是很多的，仅举其大者而言，如把突发性肠胃功能紊乱的霍乱，合并于太阴篇中；把继发于太阳病的往来寒热的柴胡证，竟与少阳病的原发病口苦咽干目眩混为一谈；甚至把所有其他经的表证都称之为太阳病；把块状论枚的燥屎，与一般条状的大便硬混同起来，等等。这些错误，多数是来自旧注，也有是《选读》编者自己的错误。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，主要是对《伤寒论》写作的理论体系没有掌握，而且又脱离临床所致。陈永尧同志所提，仅仅触及了《选读》缺点的一小部分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但总是有了个开端，如因此而引起争鸣，必将为全国中医学术带来一次飞跃。同时也相信，对编者来说，批评就是帮助。

耳 鸣 治 验 举 隅

上海港港务工程公司卫生站 蔡 寿 祥

耳鸣一证有虚有实，临床尤以虚中夹实为常见，治疗时我常用益气聪明汤合苍耳子散加减治疗。益气聪明汤出自王肯堂《证治准绳》。本方升阳益气，行气通窍，适用于上气不足，耳脉经气不充，司听失聪之证。苍耳子散原为治鼻渊的效方。吾师陈苏生曾说：此方可通治清窍闭塞而致的五官疾病，通鼻窍者也可通耳窍，移用于耳窍闭塞失聪，常收捷效。

病例：张××，男，57岁。门诊号：253。1985年10月10日初诊。两耳失聪三个月，闻声如隔雾，

耳鸣时作，头昏脑胀。有神经衰弱、失眠史。脉弦，舌红苔薄白少津。证属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，脑失所养。拟予益气升阳，佐以开窍，标本兼顾。益气聪明汤合苍耳子散加减，蔓荆子15克，北沙参15克，葛根30克，升麻9克，炙黄芪9克，清甘草4.5克，荆芥穗9克，白蒺藜9克，苍耳子9克，辛夷6克，杭白芍9克，酒黄柏4.5克。3剂。

服上药后，耳鸣消失，听觉恢复正常，睡眠也有改善。